

少年們

少年們

伊·阿·片切爾尼柯娃著

黎·松年譯

ПОДРОДОН

И. А. Печерникова

伊·阿·片切爾尼柯娃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出版處

發行所

發行本

(0002—1000)號

出版者

目次

前言	一
秘密	三
迦利亞	一三
紅領巾	二〇
馬卡連柯學校底校長	三一
在母校	三七
虹彩般的希望	四五
一個被遺忘的諾言	四八
家長大會	五五
錯誤	六八
謝威羅夫底家庭	七四
年青的女教師	八八
少年們	九三
需要豐富的感情	一〇〇
第一個五分	一一五
勝利還很遙遠	一三七

從猶蘭來的信	一五八
葉夫多基亞·伊萬諾夫娜·謝威羅夫的談話	一六二
友誼	一八九
從『紅旗』集體農莊來的客人	二〇四
校友聯歡大會	二二三
父親	二三七
春天	二五〇
米丘林工作者	二六八
在湖上	二七三
進行軍耕作物的收割	二八九
羅得諾夫底家庭	三〇〇
祖母	三〇五
列娜·索羅基娜	三〇九
秘密會議	三一六
在月光下	三二〇
節日	三二六
共產青年團團員	三三一
評伊·阿·片切爾尼柯娃的『少年們』	三三五

前言

人們把我國兒童在家庭和學校所受的共產主義教育，稱作是對國家有聲望等重要性的事業，這是很正確的。但是，對新一代的蘇維埃人教以布爾什維克的性格，教以馬列主義的世界觀，教以高度的共產主義道德的品質，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蘇聯的家長和教師，在這方面作了許多的努力，雖然有的時候犯了錯誤，但進行了多次的檢討，互相交換意見，因而逐漸地獲得了優良的成績。

我們跟教師們一道，並且在他們經常的指導之下，教育自己的兒童成爲如火如荼的愛國主義者，而使我們的兒童毫不遲疑地把自己年青的生命貢獻給祖國，貢獻給斯大林。爲了給我們的兒童培養高尚的青年蘇維埃人的品質，我們是應當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和全部精力貢獻出來的，而且事實上我們也已經貢獻出來了。這就是千百萬的蘇維埃父親和母親所作的。

但是我們誰個又不知道，關於兒童共產主義教育經驗的優良書籍，即寫得簡明有趣並且能够預防父母們犯錯誤、提示對待兒童的適當態度而令人對於成功滿懷信心的書籍，是多麼的急需。可惜這類的書，還是爲數甚少。其所以少，也許是因爲這些書不容易寫的緣故吧。

教育學碩士M. A. 片切爾尼柯娃所寫成的這本優好而適用的書，啓發了家庭和學校教育少年兒童的經驗，這是很可喜的。少年們的內心世界是特別複雜而豐富的。我們作父母的，由於不肯直率地深入到這個世界裏去，所以時時犯錯誤，苦難找到適當的教育方法。

本書對於作父母的給予了很大的幫助。本書令人信服地證明；只要家庭，學校，共青团和少先隊組織等方面，能够精誠合作，教育上的任何困難，都是可能克服掉的。本書的優點便是不引用特殊的實例，來藉着一兩個教育學的方法使兒童很快地改變好（這在現實生活中是少有的），而是表明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複雜的，困難的，但同時又是可以成功的。因此，在教育書籍方面，這是第一個成功的嘗試，是學校，共青团和家庭一致行動的成功嘗試。

我們衷心耿耿地希望伊·阿·片切爾尼柯娃的這一良好開端，能够引起其他科學工作人員和作家的響應，能够大力創作一些啓發關於在新的蘇維埃家庭裏以及在蘇維埃學校裏的兒童共產主義教育優良經驗的書籍。

И. Т. 柯斯摩捷米揚斯卡雅

А. С. 嘉斯切洛

秘 密

七年級生沃洛吉亞·瓦西里也夫和畢嘉·波塔伯夫坐在一隻軋軋做響的椅子上——肩膀靠着肩膀——很輕聲地幾乎是用耳語在講話。當從隔壁房間裏傳來細微的響聲，這兩個孩子就屏聲息氣不再做聲。等剛一寂靜下來，他們便又繼續自己秘密的談話。銳利的雨滴輕輕擊着那些大窗子的玻璃。秋季的天空低低地懸在大地上。薄暮慢慢流入屋內。天色已經黯澹了，但是這兩個孩子並不捻亮燈，房間裏愈黑，他們談話的聲音也愈輕。

「你不會後悔麼？」——沃洛吉亞問道。

「好蠢的問題呀……又是你呢？」

「那邊開個什麼勁？」——沃洛吉亞聳起肩膀，皺着眉頭正經其事地說，——「要知道，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冒生命的危險呢。」

「我曉得。」

「假如我們毀滅掉，那是沒有什麼稀奇的。」

「這當然不是勉强的事。」

沃洛吉亞筆直地盯住對方的面孔。

「如果你害怕，就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吧。我會爲自己再找一個同志的。」

「找誰呢？」

「還是我的事。」

「也許會找矮蹲子吧？那才好笑呢……」

「不，他不配！可是總有這麼一個人……」

「別瞎扯了。我才是最可靠的人呢。」

「是一個忠實的少先隊員嗎？」

「難道誰還騙你不成！你是怎麼了？」——波塔伯夫發怒了。

「好吧，就算決定啦。一切都考慮過沒有？」

「考慮過了。是說在一星期以後嗎？」

「是在一星期以後。」

突然，嘹亮的鈴聲打破了寂靜。孩子們抖了一下，於是緊緊地握住了手。

窗框在敲響。沃洛吉亞和畢嘉蹣着腳輕輕走到門口那裏，用心傾聽。祖母低沉的語聲傳了過

來。

「求求您，奧麗嘉，彼得羅芙娜，去歇歇吧。把大衣脫下來，您身上都濕了，親愛的……在這樣的壞天氣裏還去看學生幹嗎呀？」

這兩個孩子着慌地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怎麼辦呢？」——畢嘉驚惶地問。

「輕點。」

沃洛吉亞更緊地握住朋友的手。

「如果她瞧見我倆在一起，那是絕不會放過去的。還可以猜得到。我懂得這些教師！」他把頭傾在一邊，好像在想什麼，同時又傾聽着那邊說話的聲音。

還回是奧麗嘉，彼得羅芙娜在講。

「我能同您單獨地談一談，這很好，祖母。您每次總是殷勤地招待我，可是並不聽從我的勸告。沃洛吉亞仍舊不斷地破壞校規。」

「親愛的，我是不懂得什麼「校規」的。我是個老太婆。我要講的只有一件事……您要憐憫他，愛他。那孩子像一個孤兒似地活着。他在想念自己的父母。」

「祖母，愛的意思就是說要好好地去教育。」

顯然老太婆是在發氣了。

「我的事情不過是照顧孩子們飲食，安排他們睡覺，而教育他們——却是您該做的事。人們把孩子送來讀書，好，你們就教這些孩子，教育這些孩子，並爲他們定出「校規」。」

「沃洛吉亞在那裏？」——奧麗嘉·彼得羅芙娜大聲問道。

畢嘉孤立無援地在房間裏躲來躲去。

「那裏去了？那裏去了？說呀！」

沃洛吉亞急忙跳上椅子，把窗戶打了開來。

「跳出去吧。」

「大衣怎麼辦呢？」

「明天我會帶到學校去的。跳呀！」

「這麼黑……」——畢嘉胆怯地嘟囔着。

「顯個臉，別把自己表現成懦夫。呸！」

畢嘉抓住窗框，停了一下，於是跳進黑暗裏去。

沃洛吉亞關上了窗戶，若無其事地走到開關那裏。捻亮了電燈，於是單調地吹着口哨，開始在房間裏徘徊。門打開了，門坎上出現了奧麗嘉·彼得羅芙娜。

「你好，沃洛吉亞！」

「您好，奧麗嘉·彼得羅芙娜，」——沃洛吉亞慫慫地回答。

這位級任教師，身材窈窕而曼美，與寬肩長腿的沃洛吉亞站在一起，就像一個小女孩似地。但是她舉止有威嚴，她的語聲平靜而堅決。

「讓我來瞧瞧你的書桌。」

沃洛吉亞一動也不動。女教師於是很快地走到書桌跟前，——她輕輕地歎了一口氣。書桌上紊亂地擺着一堆捲壞的作業簿、折斷的鉛筆、濺上墨水的畫片、用香煙盒做成的小盒子。

奧麗嘉·彼得羅芙娜朝着沃洛吉亞抬起了憤怒的眼睛。他低低地垂下頭來，等待着那一來就沒有個完的充滿責備和怪罪辭句的話。

奧麗嘉·彼得羅芙娜突然轉身走進大廳，急忙穿起她的長筒靴。

沃洛吉亞懂得她的意思，於是趕到她身旁，打算遞給她大衣，可是她以一個堅決的動作拒絕了他的幫助。

「奧麗嘉·彼得羅芙娜，您怎麼啦？」——沃洛吉亞惶亂地喃喃說道，「我沒想到您會來的

……」

「沃洛吉亞，我同你已經講過不少次了。想想我們上次的談話吧……可是在那以後……雨傘在那裏？」

沃洛吉亞懇求地望着女教師。

「請不要走，奧麗嘉·彼得羅芙娜……您的大衣已經濕了……我一定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條……我向您起誓！」

女教師終於找到了雨傘，於是握住門的把手。

「從這時起，我再不相信講的話了，我只相信事實，懂得嗎？祝你好。請代我問候祖母。」她於是消逝在黑暗的門廊裏面。

女教師的突然走去對沃洛吉亞所起的作用比激憤的責罵還要厲害得多。當迦利亞上過第二堂課從學校裏回來時，他依然站在前廳裏，莫知所措地搖着頭……。

妹妹把進門的鑰匙和書包丟在桌子上，就忙着從小帽子上把雨珠抖落下來。

「你怎麼樣，沃瓦？我得了兩個五分：一個是筆試，一個是口試。瑪魯絲·吉霍米羅瓦也得了個五分！祖母在那裏？」

迦利亞興高彩烈，她從門坎那裏高聲喊道：

「祖母！你在那兒呀？我得了兩個五分呢。」

祖母從廚房裏走了出來，臉紅紅的，穿着一件新的上衣。

「奧麗嘉·彼得羅芙娜在那裏？我已經把沙莫瓦弄好了……」

「那個奧麗嘉·彼得羅芙娜？」——迦洛契卡很奇怪。

「就是女教師沃羅金娜。我已經把火爐子生起來，想給她烤乾大衣。」

「走了。」

「走了？」

「氣跑了……」——沃洛吉亞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望着牆角。

「你要聽她說才是，說你一定會改，以後不再那麼做了，」——祖母以教訓的口吻說。

沃洛吉亞沉默着。

「你們這位奧麗嘉·彼得羅芙娜跟開鍋的水一樣！一位女教員是不應該有那樣急性子的……」

嗽，求上帝保佑她。她還年紀青呀。吃晚飯去吧。我給你們烤了煎餅。」

晚飯後，沃洛吉亞走到自己書桌跟前，想把它收拾好，但是書桌上那麼亂七八糟，使他不知道該從那裏着手才好。過了一會，他記起跟畢嘉·波塔伯夫講好的秘密約定，於是心裏盤算：「現在反正是這樣了」，便用報紙把書桌蓋了起來，就到「冶金工人」工廠俱樂部去參加自由活動的晚會去了。

☆

☆

☆

☆

瓦西里也夫這家住莫斯科已經四十一年了。在戰爭開始時，父親隨着民兵開到前線，母親

娜捷日達·安得烈也夫娜——一個有經驗的醫生——被動員去醫院工作，孩子們——邁洛契卡和沃洛吉亞——不得不搬到住在一座不大的區域猶蘭的祖母那兒。

娜捷日達·安得烈也夫娜寫信給婆婆：

「親愛的娜塔麗亞·費里波伯芙娜！我把自己的孩子託付給你。我是絕不為他們的命運而擔心的。只有一件事使我不能沒有顧慮：我知道您有一個善良的心，因此我恐怕您會過份地縱容孩子們。我知道您沒有別的孩子，並且您自己認為應該多多照顧孩子們，認為當孩子們小時必須多體貼……」

但是，我的親愛的，我懇求您不要對他們太嬌縱了，尤其是對沃洛吉亞。我同米薩總是想好好地教育孩子們，從幼年時起就教他們守秩序遵紀律，可是您不只一次地對我們講，說我們過於嚴厲了……沃洛吉亞須特別加以管教，您是知道與他同年的兒童該是什麼樣子的。須用心注意他，因為他是那麼熱情而莽撞的呀。這就是使我不能沒有顧慮的地方。深深地懇求您不要慣縱孩子們。請記住，您是想對他們好的，但是慣縱和寬容却可能大大害了沃洛吉亞和邁利亞。」

不過祖母在教育孩子上有她自己的看法。

幹嗎非要教會沃洛吉亞去收拾自己床鋪、刷乾淨制服和皮鞋呢？等他長大了，這一切都由妻子代他做的呀。現在，祖母是甘心情願去做這種事情的：他是她的寶貝，照顧孫兒——不是勞

動，而是一種滿足……

當今做父母的只想使孩子們「裝滿一腦袋學問」，強迫他們在中午去上課讀書，要求得到四分甚至五分。這是完全沒有什麼用的。因為兒童得到三分，也就滿可以了，並且又不妨礙健康。而且在戰爭中，讀書的情況是怎樣呢？周圍是紛亂和不幸。現在最重要的是不使健康受到損害。假如兒童按時吃得飽，睡得好，這便是說任什麼都不必替他操心了。上學遲到了，或是逃了課，算得了什麼呀。

沃洛吉亞讀完了莫斯科的初級小學，成績很好。他在第五年級裏也讀得很好，這使祖母很高興，她完全相信不必再教他功課，他就會得到四分……但是沃洛吉亞在六年級裏限三分結了不解緣，而在七年級裏便根本不喜歡學校了。

最初，當家中早餐弄得遲了，沃洛吉亞就會覺着要趕不上頭堂課了，發起脾氣，想跑開去……等到第二個星期，他就不再那麼着急了。祖母時常給他錢花，每天晚上都准許他去電影。他根本不預備功課了。往書桌旁一坐，就等着教師召喚自己，給自己判個兩分——但是這並沒有多大興趣。最好是逃課去踢足球玩……

他逃過幾堂課後，便跟不上班了。課外練習簿的空白越來越多。時常發生這種情形：沃洛吉亞匆忙忙地竟忘記了帶練習簿，於是不得不不在一張紙片上演算代數題並記下教師所闡明的那些新

定理。這些紙片往往很快就遺失掉。

慢慢地，他與那些七年級裏最壞的學生們同流合污了。他們當中有留級的，那是出名的調皮學生，他們會取笑作樂，放浪不羈，並且帶着傲然的神情明目張膽地在學校廁所裏吸煙。爲了聽從他們的善遣，沃洛吉亞不得不帶給他們火柴、煙捲兒，自然他也吸煙，好使他們不把他看成年輕的小孩子。這些新朋友當教師詢問時所保持的一向坦然態度，使沃洛吉亞很是開心。他們自然不認爲學習功課有必要，但是當教師召喚時還是站起來，帶着高傲的神情閉住自己那張嘴，一語不發。沃洛吉亞逐漸也學會了這種恣態。他對於不懂得功課這件事已經不着急了。教師會和他談過許多次話。校長也喚他來談過。沃洛吉亞非常後悔，發誓要好好讀書、戒煙，每天晚上不再去俱樂部。他遵守自己諾言有好幾天了。可是那些留級的學生向他投來那樣的嘲笑，那麼嚴峻地同他決絕了朋友關係，他覺得非常難過……

奧麗嘉·波得羅芙娜會不止一次地企圖同祖母談話，要求她爲沃洛吉亞定出一個嚴格的生活規律，不再去慣縱他，但是老太婆只搖了搖手就給拒絕了。

老太婆在自己對孫兒的溺愛中，已經注意不到：沃洛吉亞現在不再刷牙、放學後也不換下新制服，時常兩手很髒就來吃飯，而且他的書桌上永遠是雜亂不堪了。

迦利亞

沃洛吉亞在夜間十一點鐘從俱樂部回來了。一家人都還沒睡；新鮮糖糕散出甜美的香味……迦利亞在他書桌旁邊忙著。她弄平並規規矩矩地放好他的練習簿，把香煙盒和廢紙丟進字紙簍裏，於是用心地用報紙來包沃洛吉亞的課本。

迦利亞剛滿十一歲，但是在家庭當中，人們都還把她當做小姑娘看待。沃洛吉亞有點瞧不起她，並且不大關心妹妹的生活。可是，他囑咐迦利亞要在甚麼時候把乾淨的練習簿或新的鋼筆給他預備好。到那時候，他便走近她的書桌，毫無禮貌地拿走所需要的東西。迦利亞從來不提抗議。哥哥年長三歲，比她要高出一整頭，跟祖母講話又是那麼隨便。家裏允許他事前不須任何說明就可到外邊去，甚麼時候想回來就回來。就連迦利亞也承認應該尊敬沃洛吉亞。真的，學校講哥哥得到兩分，而且還吸煙的傳說愈來愈使她吃驚了。但是，他在家並不吸煙，永遠都那麼安靜而愉快。如果他在學校裏得到兩分，那麼，他自然會像她上次默寫得到三個負號那樣哭起來的。

今天來了一封電報：娜捷日達·安得烈也夫娜說她就要回來了。迦利亞快活起來了，開頭竟高興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了。現在她才感覺到：沒有媽媽在身邊是多麼孤寂而苦痛。她和沃洛吉亞在